



世界 著名作家 访谈录

王 诜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世界
著名作家
访谈录

王洗 编

江苏文艺出版社

世界著名作家访谈录

编 者：王 洗

责任编辑：叶兆言 孙金荣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扬州印刷总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625 插页 4

字数：270,000 1991年 3 月第 1 版

1992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3,065

标准书号：ISBN 7-5399-0238-8/I·223

定 价：5.6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这本书起码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同类的书在国内这是第一本。虽然访谈录这一形式深受读者欢迎，但是将如此之多的第一流的访谈录汇编成册，在出版业并非太景气的前提下，不能不说是次冒险的尝试。

其次，这本书入选的都是第一流的好文章。名家之作不一定是精品。本书中的访谈录，形式上的轻松活泼，丝毫不掩盖其内容的博大精深。访谈录并不等于信口乱说的随谈笔录。事实上，这里入选的每篇力作都来之不易。譬如贝娄的那篇访谈录，前后费时五个月，几易其稿，它所耗费作家的心血大得惊人。

第三，入选作家都是二十世纪的名家，名家们侃侃而谈，谈自己的文学经历，谈自己喜爱的作家，谈自己的作品和写作经验，谈与我们共同面对的世界，所有这些都帮助我们了解本世纪的文学走向。

目 录

弗罗斯特	1
福斯特	21
莫里亚克	30
庞德	41
艾略特	58
赫胥黎	74
福克纳	90
纳博科夫	109
海明威	125
塞弗尔特	146
尤瑟纳尔	151
聂鲁达	169
辛格	183
萨特	197
雷巴科夫	207
纳吉布·马哈福兹	221
尤奈斯库	229
西蒙	237
加缪	244

艾利森·····	249
贝娄·····	264
密勒·····	283
鲁尔弗·····	306
梅勒·····	315
格拉斯·····	334
加西亚·马尔克斯·····	347
关于文学批评的一席谈·····	372

弗罗斯特

Robert Frost

1874—1963

美国诗人，曾四次获普利策文学奖。他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不喜欢结党结社，自认是“独来独往的一匹狼”。主要作品有诗集《男孩的志向》、《波士顿以北》、《新罕普什尔》、《另一片牧场》、《树证》等。他的诗爱用传统形式，简易而不失深度，在美国诗坛上有很高的地位。

记者 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五年，你在英国的時候，有没有想过自己可能会留在那里？

弗罗斯特 没有。我到那里有一阵子很穷，没有想到会出书，也从没主动找人出书。当时我三十八岁。我想出书该先经过杂志。我在杂志上写过稿，可是运气不好，除了偶尔接到稿费外，根本没有人注意我，所以没想到会出书。但我到英国时，写的数量已经够出三本诗集了——《男孩的志向》、《波士顿以北》以及《山间》的一部分。

记者 你在英国时，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庞德的？

弗罗斯特 是通过法兰克·福林特认识的，他是早期的意象派诗人和翻译家，属于庞德那个小圈子。我们在蒙罗刚开的诗屋书店碰面，他问我：“美国人？”我说：“是的。”

你怎么晓得？”他说：“看你穿的鞋子。”他问：“写诗吗？”我说：“灵感来了就写。”然后他说：“你该知道你的同胞庞德吧。”我说：“没听过这号人物。”我确实不知道庞德这个人。我当时只浏览文学杂志，并不留意文坛的动态。所以他说：“我帮你引见引见。”后来我接到庞德的卡片，可是搁在一旁两三个月并没派上用场。

记者 你的诗集《男孩的志向》还没有出版，庞德就看到了，这是怎么回事？

弗罗斯特 我遇到他时，是接到卡片三四个月以后的事了，那本诗集已经在出版商手中，但还没问世。我不太喜欢他的卡片。

记者 卡片上怎么说？

弗罗斯特 只是写着：“有时在家。”真是典型的庞德作风。我觉得这并不是什么热烈的邀请。有一天我路过他家，就顺便进去看看，他正好在家，有些奇怪我不早点来。他说：“福林特跟我说你有一本书。”我说：“是该有的。”他说：“你还没见到自己的书？”我说：“没有。”他说：“我们去拿一本吧，你说呢？”他急着先说话，这是庞德的长处之一：什么事都抢先。我们去找出版商，他拿到了书，没让我看就放进口袋里。我们回到他住的地方，他说：“我这样你不介意吧？”我说：“哦，没关系，你看着办好了。”他开始读我的诗集，很快就笑了出来，我说我知道他是看到书里什么而笑的。不久他说：“你还是快回家罢，我要评它了。”他把书留下来，我空着手回家，自己书的模样，只瞧了个大概，连碰都没碰到。

记者 他写的也许是第一篇重要的好评，是吗？

弗罗斯特 是的。这篇评论发表在美国的芝加哥，对我在英国的帮助不大。书一出来，英国的书评紧跟着出来。我猜在英国评论这本书的人，大多不知道这本书在芝加哥已经有人评过了。但是，庞德的评论对于刚出道的我有些帮助。我一直对这段“庞德奇遇记”感到奇怪。你知道他在那边的地位很复杂，也很奇怪。叶芝、休佛、还有一些人，都是他的朋友。

记者 你认识休佛？

弗罗斯特 是的，跟庞德一道认识的。还有叶芝，也是跟他一道认识的。

记者 你在英国时常和叶芝见面吗？

弗罗斯特 哦，经常，几乎没有一天不见。

记者 你离开伦敦，搬到西南部格洛斯特夏的农庄时，觉不觉得自己这么做远离了城市里的文学界？

弗罗斯特 不，我的选择甚至跟我到英国都扯不上关系。我当年的选择几乎都是不自觉的。我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有没有一席之地，而且我也不选择席位。我本能地拒绝属于任何流派。

记者 你在伦敦认识的文人中，彼此间的感情是不是很好？

弗罗斯特 是的，那里非常有趣。我想这里也是一样。我不“属于”这里。但是他们说：“哦，那个家伙就是为那些人写日常琐事的人。在美国你们有这样的人吗？”

记者 那些年间，你最好的朋友是爱德华·托马斯？

弗罗斯特 是的。他和当时的人很少来往，就像我一样孤独。没有人知道他写诗。其实他是在上战场之后才开始写

诗的，这与我跟他的交往有点关系。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本能地不属于任何团体。我有朋友，但是分散各地。你知道我本来可以……当时庞德每个礼拜有一天下午和福林特等人聚会，成员中一度还有休姆。他们每周聚会，改写别人的诗。

记者 你经常看见休姆？是在这些改写诗作的聚会上，还是你根本就没参加？

弗罗斯特 是的，我认识休姆，而且和他很熟，但他们的聚会我一次都没参加。我问庞德：“你们干些什么？”他说：“改写别人的诗。”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要把诗里的水挤出来。”我说：“这听起来倒有点像是室内游戏。不过，我是个严肃的艺术家。”我是开玩笑的。他笑了笑，以后就没再邀我。

记者 你在英国和庞德、托马斯，还有你所说的乔治亚派的人来往，这跟你树立自己的风格没有一点关系？你当时的诗作几乎已经可以出三本诗集了。

弗罗斯特 可以说是两本半。郝亭顿文库里还有些诗，想必是我一八九〇年代的作品。我现在仍然印行的初作是在一八九〇年写的。

记者 没有收入《男孩的志向》吧，这本集子中最早的作品是一八九四年写的。

弗罗斯特 没收进去。我第一首《卖出去》的诗倒是在里面。我第一首发表的诗也就是我写的第一首诗。我在一八九〇年以前从来没有写过散文或诗，只写过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句子。

记者 有些早期的批评家，比方说加尼特和庞德，在讨

论你的诗作时，经常提到拉丁诗和希腊诗。你读过很多古典作品？

弗罗斯特 我读过的拉丁和希腊作品也许比庞德还要多。

记者 你不是教过拉丁文？

弗罗斯特 我是教过。我一度离开大学，后来又回去念，当时想如果把全付心力放在希腊文、拉丁文和哲学上的话，就忍受得了学院教育。我那些年就是这么过的。

记者 浪漫派诗人的作品你读得多吗？尤其是华兹华斯？

弗罗斯特 不，你不能把我限定在那里，我什么都读。前几天有一些天主教的人士问我关于读书的事，我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懂得catholic这个字眼的话，我的趣味是很catholic的。”〔译按：此字可解释为“天主教的”和“广泛的”。〕

记者 你母亲念过什么作品给你听？

弗罗斯特 我没办法告诉你，各种东西都有，数量虽然不多，但总也有一些。

记者：你母亲曾经在麻州的劳伦斯设立一所私立学校是吧？

弗罗斯特 是的，我在那里和别的学校教过书。每次我觉得春天到了，就去各区的学校教书。

记者 你那时年纪多大？

弗罗斯特 那时我刚离开达茅斯，才二十岁，每次我对都市厌烦时，便在春天出外教上一个学期的书。我出去教过两回书，都是在同一所小学校，只有十二个学生，全都打

赤脚。我也在劳伦斯做过新闻工作，那是跟着父母做的。我当时不晓得自己该怎么维持生活——教教书，弄弄报纸，在农庄干干活，就是这样。有阵子我还编过一份周报。

记者 开始写诗时，有没有哪位作家是你非常崇拜的？

弗罗斯特 我最讨厌史蒂文生的论调，说什么要尽力模仿别人。那对美国教育的危害比什么都大。

记者 你有没有感觉自己的作品与其他诗人有相近的地方？

弗罗斯特 这个问题还是等别人告诉我吧。我不晓得。

记者 可是，比方说你读罗宾逊或史蒂文斯的作品时，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跟自己的作品相近？

弗罗斯特 史蒂文斯？他出道比我晚几年。

记者 我的意思是说，你读他的作品时，有没有觉得什么——

弗罗斯特 相近的地方？哦，你不能那么说。有一次他对我说：“你写实物。”我回他说：“你写古董。”他出下一本诗集时，送我一本，里面题着“又见古董”。他心平气和地接受我的话。不，我跟他并不相近。我们是朋友，却距离遥远。我不知道你要把我和谁扯在一块。

记者 我亲耳听你说过，罗伯特·洛威尔曾经试着把你跟福克纳扯在一块，告诉你说你很像福克纳。

弗罗斯特 我这么说过吗？

记者 不，你说洛威尔告诉你说你跟福克纳很像。

弗罗斯特 你知道洛威尔还说过什么吗？他说：“我叔叔的方言和彭斯的方言一样。”我说：“罗伯特！彭斯用的不是方言，苏格兰话不是方言，是语言。”但是，他还是那

么说。

记者 这么说来，你没有特别喜欢哪一类作品？

弗罗斯特 我全部都读。选集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我找到一个崇拜的作家，就想一定还会有许多好作品，于是继续找下去，结果只发现一两篇……我的兴趣是非常广泛的，你只能这么说。我不像从前那些在德国受教育的人，一点也不像。我讨厌他们的观念，说什么应该读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可是有时候我也到处看看，读得相当多。

记者 你在英国时，有没有读当时庞德读的诗？

弗罗斯特 没有，庞德当时在读法国的抒情诗。

记者 你们讨论过其他的作家？

弗罗斯特 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崇拜的是罗宾逊和德拉梅尔。后来他不再欣赏德拉梅尔，我想他把罗宾逊也丢了。我们在一起时只谈一些小诗。有几个星期我和他走得很近。他的方式使我着迷。他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很粗鲁，就像威利·惠斯特勒一样。我想他是受惠斯特勒的影响。他们学法国拳。庞德还带我去看波西米亚式的生活。

记者 有很多可看的吗？

弗罗斯特 比我以往看过的还要多。他带我到饭馆和其他地方，还在一家饭馆里表演柔道给我看，把我从他的头上摔过去。

记者 他真的把你摔过去？

弗罗斯特 我当时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我和他一样壮。他说：“看我的，看我的。站起来。”我照他的话站起来，把手伸出去，他抓住我的手腕，身子往后一挫，就把我从他的头上摔过去。

记者 你感觉怎样？

弗罗斯特 还好。饭馆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记者 最近夏比洛在“纽约时报书评”写了一篇评论，把你夸了一顿，因为你没有像庞德和艾略特一样沾染上“现代主义”的毛病。你对这种文章的反应怎样？

弗罗斯特 这不有趣吗？他们经常问我：“现代诗人是什么？”我时常回避这个问题，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说：“现代诗人必须是向现代人说话的人，不管他是活在哪个时代。这是一种说法。倘若他活着，而且向现代人说话，那么他就更现代了。”

记者 是的，但是照他们的说法，在许多人眼中艾略特和庞德的写作传统和你的大不相同。

弗罗斯特 是的。我想艾略特的写作传统还不像庞德的那么远。在我看来，庞德很像一位法国抒情诗人，或者几位法国抒情诗人的综合。我不懂古法文。我不喜欢自己不懂的外文，也不读翻译。而庞德应该是懂古法文的。

记者 庞德是个优秀的语言学家吧？

弗罗斯特 我不知道。他有位老师现在在佛罗里达州，曾经在宾州大学教过庞德。他有一次告诉我：“庞德？我教过他拉丁文，他连语尾变化和动词变化都弄不清。”

记者 你有庞德的消息吗？你现在还跟他通信吗？

弗罗斯特 不。我去年把他弄出监狱时，他写过几封信给我，很好玩的短信。〔译按：庞德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电台广播，攻击美国。一九四五年，被押解回美国。〕

记者 你在华府向谁关照过？

弗罗斯特 只向司法部长关照过。我和麦克里希去过两趟，但没有结果，我想是因为他们党派不同，而我是无党无派。

记者 可是令尊在内战时期是忠诚的民主党员，所以替你取的名字是罗伯特·李，以纪念南军赫赫有名的李将军，那使得你多少也算是民主党员吧？

弗罗斯特 是的，我生下来便是民主党员——从一八九六年以来就不快乐。有人问我：“当民主党员和共和党员有什么不同？”当我们失败之后，当麦克里希认为我们失败之后，我单枪匹马走进司法部长的办公室说：“我来这儿想知道你们对庞德的看法。”有两个人立刻说：“我们的心情和你一样，干脆把他弄出去算了。”我说：“这个星期？”他们说：“你说这个星期，就这个星期。你去找个律师，我们不会反对。”我就去找个律师，通宵写了一份上诉状，感觉写得不满意，早上离开华府之前，又写了一份短的。这就是全部的经过。庞德写了一张字条谢我：“阁下奔走营救，不胜感激，望能面谈。”然后又写了张字条给我，比前面那张更好。

记者 他去意大利之前，你有没有见他？

弗罗斯特 没有，我不愿意摆出有恩于他的样子，我要他感觉对我毫无牵挂。但是，他显然对我有些感激。他身体不好你是知道的。他是一位诗人，我从来不怀疑这一点。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但我不喜欢他战时的行为。我只是从别人口中听来的，所以也不好怎么下断语，但是听起来很差劲，他干的事实在太傻了，我不愿意再揭他的疮疤。

记者 刚才那么多问题，问的都是你的诗和其他诗的关

系，当然还有许多文学以外的东西也是同样重要的。比方说，你对科学一直很感兴趣。

弗罗斯特 是的，每个人都受他当时科学的影响，不是吗？有人注意到，我的书中到处都有天文学的影子。

记者 例如《耕读者与火星》？

弗罗斯特 不只是那一首，书中从头到尾都有天文学。很多诗——我可以说出二十首提到天文学的诗。前些日子有人注意到：“为什么没有人看出你对天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你可以说那是偏见。我早年热爱的书中，有一本是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普洛克特尔的《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是一本有名的老书。我在一首诗中曾经用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句话——这本书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读的，我记得那是第一次读完整本书。我有个小妹什么东西都读，很年轻、很早熟。至于我，大人为了我的健康，要我到户外去。

记者 谈到科学与文学，麻省理工学院最近开了一些文学课程，不知道你的反应怎样？

弗罗斯特 我认为他们最好还是专心弄自己的高等数学和高级科学——纯科学。他们知道我的想法。我无意苛求他们。但情形是这样子的：科学是人类最伟大的探险，向物质世界的探险。探险是我们人类的本钱，人文科学是对我们人类最好的描绘。也许科学家想要提醒他们的学生，人文科学描绘在科学中探险的人，而科学对于这种描绘的贡献只有一点点。也许在心理学或其他类似的方面会有贡献，但确实只有一点点。因此，科学家为了提醒学生这一点，就把他们一半的时间拨到人文方面。这似乎有些不必要，他们一直为我和纯科学担心。其实，他们最好是尽力钻研自己的科目。

这个计划开始时，我正好在场，并且表示自己一些小小的怀疑。有一天晚上，我跟学院当局的康普顿在一起——他在讲台上跟我挨着坐。我在所有观众面前转向他说：“我们在纯科学方面有些落后，是吧？”他说：“也许——恐怕我们已经落后了。”我说：“我认为要留意这一点。”那已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记者 你刚刚提到心理学，你教过心理学吧？

弗罗斯特 那完全是笑话。我可以教心理学。曾经有人要我到一家精神医院行医，那更为严肃。但是我去那里矫正师范学院观念，他们以为心理学和教学有直接的关系，以为多懂一些心理学就能把全班学生催眠了。那是他们的想法。

记者 你不是对威廉·詹姆斯发生过兴趣吗？

弗罗斯特 这是我重回哈佛的部分原因。但是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一直在外讲学。我选了桑塔亚那、罗伊斯的课。所有著名哲学家的课我都上过。但是，我一直在等詹姆斯，以后便失去兴趣了。

记者 桑塔亚那当时是不是很吸引你？

弗罗斯特 不，并不特别吸引我，我一直想知道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方向如何，结果又如何，想了多少年了。我私下并不认识他。我在大学时很少跟别人有私交。我有点——走自己的路。但是我崇拜他。他出口成章，值得一听，就像他文章的风格一样。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真正的意思。多年后我才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一切都是虚幻，而虚幻又分为真的和假的两种。我认定假的虚幻就是真理：负负得正。